

口述歷史——左營在地的二戰記憶

撰文／皇輿科技有限公司 廖德宗

摘要

高雄地區的二戰紀錄，見諸美軍的轟炸任務月報、日軍的戰時日誌戰鬥詳報、及當時臺灣的日文報紙，但曾經歷這段歷史的民眾，其二戰記憶如何呈現呢？

本文訪談居住左營的廖清吉先生（1930 年生），回憶就讀左營公學校時，公學校的愛國教育、日軍在左營的活動、目擊美軍轟炸左營，及聆聽玉音放送的情景，為在地的庶民記憶。在記錄口述歷史時，同時收集左營公學校老照片，及踏查歷史現場，繪製插畫，以呈現鮮活的二戰記憶。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關鍵詞：左營公學校、二戰轟炸、玉音放送

壹、前言

2014 年，筆者研究左營震洋隊的文史時，收集到日本海軍震洋隊的回憶錄，內文詳細記錄二戰末期美軍轟炸軍港、戰鬥機掃射營區，及半屏山砲臺回擊的細節。¹於是筆者詢問受日本教育的父親廖清吉，他小時候也經歷這些戰爭細節，身歷其境，是另一個旁觀者，除印證震洋隊員的經歷，也述說當時他在做什麼。約在同一期間，筆者修繕自家的左營廖家百年古厝時，發現古厝山牆上，留有二十幾個美軍戰鬥機掃射的彈孔，後來也找到日軍建砲臺的文獻，及半屏山砲臺的現地殘跡，踏訪二戰期間的歷史現場。

2019 年，筆者在完成廖家古厝的階段性活化之後，與左營郭家古厝共同構思，要以耆老口述歷史，在連接兩古厝的五甲巷，自費製作左營庶民記憶的插畫牆，於是將父親的二戰記憶，寫成文字稿，並收集老照片及地圖，請畫家林家棟繪出插畫，並於 2020 年 3 月完成五甲巷插畫牆的裝設及揭幕，作永久展出。²

筆者於 2014 年至 2020 年間，為了蒐集左營聚落故事，持續進行耆老訪談，主要訪談對象為父親廖清吉，並訪談左營耆老林燕得、郭黃居娘、余榮欽、吳登波等。本文係以訪談內容中的廖清吉二戰記憶為主軸，輔以耆老的口述佐證，依年序彙整文字，並搭配老照片及四幅插畫，來敘述在地記憶，並作歷史場景踏查，以印證這段很少人述說的二戰記憶。

貳、左營二戰記憶的背景

一、左營公學校

舊城公學校為左營地區最早的小學，位於蓮池潭畔，創立於 1900 年，初期借孔子廟上課，原名「舊城公學校」，通學區域包括左營、右昌、後勁、內惟、覆鼎金等，

1 廖德宗、郭吉清，〈左營舊城的日軍震洋隊神社及遺址踏查〉，《高雄文獻》，4（3）（2014），頁 101-138。

2 徐如宜，〈聽耆老說故事 左營歷史成畫掛老牆〉，《聯合新聞網》（2020 年 4 月 2 日）。資料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7322/4486991>。

1921 年改名「左營公學校」，1922 年更名「左營第一公學校」，土地坐落於左營庄 1089 番地，為臺灣子弟所讀的學校，現為舊城國民小學。1939 年左營軍港開始動工，大批日本人及部隊來到左營，人口急速增加，1940 年，日本人在左營的實踐路，另建左營尋常小學校（現為左營國小），供日本子弟就讀。1941 年，「左營公學校」



圖 2-1 左營公學校的校園及升旗典禮

說明：照片年代為 1940 年左右，中間前方為校長戶塚記十。

照片來源：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提供。

校」更名「左營東國民學校」，1942 年再增設二年制的高等科，1943 年公學校的初等科及高等科共有 23 個班級，一個班級約 80 個學生，戰後為高雄市舊城國民小學。³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二、廖清吉的經歷

廖清吉，1930 年生，日本時代住在左營庄 1099 番地，距蓮池潭邊的公學校大門僅兩百公尺，廖家古厝為 1911 年竣工的五開間大厝，現為左營下路 45 號。1935 年就讀左營公學校（舊城公學校、舊城國小）的幼稚園兩年，1937 年開始讀初等科共六年，1943 年初等科畢業時，畢業證書署名戶塚記十校長，接著讀高等科兩年，1945 年高等科畢業時，畢業證書署名鳥丸為清校長，證書校名



圖 2-2 廖清吉 1990 年中油公司公務人員退休證

說明：廖清吉提供。

3 徐輝閔，〈日治時期舊城公學校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 29-44。

均是左營東國民學校。二戰期間，經歷美軍轟炸左營軍港、疏開及躲防空壕、領配給食物的日子，印象深刻。戰後，廖清吉於 1947 年進入中油高雄煉油廠上班，再調往鹽埕區的中油高雄營業處上班，服務至 60 歲，滿 43 年，1990 年於中油退休。現居住在新興區。

三、二戰左營軍事設施及美軍轟炸

1937 年中日爆發戰爭，日本積極籌劃左營軍港為南進基地，1938 年在岡山成立日本海軍岡山航空隊，1939 年左營軍港正式動工，1940 年岡山再設六十一航空廠，1943 年 3 月在半屏山西側興建第六海軍燃料廠，這些軍事建設，雖增加左營地區的經濟及人口，也造就左營為美軍轟炸目標的宿命。

二戰期間的美軍轟炸事件，記錄於解密的美軍轟炸紀錄及日軍戰鬥日誌。1943 年初，美軍開始對臺灣地區進行空中偵察，並實施侵擾性的空襲攻擊；

1944 年 1 月起美軍飛機從海上的航空母艦轟炸高雄地區；1944 年 10 月，美軍 B-29 轟炸機，從中國四川起飛，轟炸高雄港、左營軍港、岡山機場，造成嚴重傷害。1945 年 1 月，美軍登陸呂宋島之後，改從菲律賓飛來 B-24、B-25 轟炸機，轟炸高雄地區，戰鬥機亦從菲律賓伴隨而來，低空護衛，以五零機槍往下掃射。美軍密集轟炸高雄持續到 6 月底，在臺日軍無力抵抗，直到 8 月 15 日本投降。⁴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圖 2-3 二戰美軍 B-24 轟炸機轟炸左營軍港（Toshien 桃子園）照片（1945 年 5 月）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之美國空軍歷史研究部（AFHRA）徵集成果。
網址：http://gis.rchss.sinica.edu.tw/GIArchive/?page_id=438。

4 美軍轟炸紀錄參考劉鳳翰，〈日軍在臺灣：1895-1945 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臺北：國史館，1997）。

四、震洋隊員所見的場景

二戰末期 1944 年 12 月至 1945 年 8 月，有四個海軍震洋隊從日本出發，駐紮在左營。《回想薄部隊——海軍第二十震洋隊回憶錄》敘述 1945 年 1 月至 6 月期間，美軍轟炸左營軍港及壽山的事件，目擊的美軍轟炸機大多為 B-24，造成左營軍港及第六海軍燃料廠的重大損傷，亦有目擊到 F4F、B-17、A-20 轟炸機。⁵

第二十震洋隊員山本一美回憶，1945 年某月，在震洋隊基地（西自助新村）執行營區的警衛勤務時，突然間一架 P-38 閃電式戰鬥機（日本人稱為雙機腹惡魔），從營區上頭飛過，答、答、答，對地面掃射，在練兵場打棒球的震洋隊員，紛紛四散逃避，事後營區到處遭到破壞。當時，山本一美也目擊半屏山上的日軍高射陣地及高角砲，向美軍的飛機咚、咚、咚，進行反擊。⁶這是美軍 P-38 戰鬥機從空中向下掃射，及日軍的半屏山砲臺發砲的目擊紀錄。

參、廖清吉的二戰記憶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本節二戰記憶文字，來自筆者 2014 至 2019 年單獨訪談廖清吉資料，訪談時間均為週六早上，地點在新興區的廖清吉住處，原是廖家每週六中午聚餐前的閒談，採聊天方式，斷斷續續。後因廖清吉對日治時期的記憶，比戰後記憶還要清晰深刻，所談的經歷未曾聽聞過，因此構思以二戰時期經歷為主題，同一主題訪談多次，次數約五十次，做成錄音及訪談紀錄，才從模糊記憶中，梳理出完整故事，並略述戰後生活的轉變。筆者 2019 年特別委託插畫家林家棟先生，⁷依訪談紀錄的場景，繪製四幅廖清吉的二戰記憶插畫，依時間序為〈小龜山種蓖麻〉、〈半屏山挑水建砲臺〉、〈美軍戰鬥機飛過廖家古厝〉、〈玉音放送——聆聽天皇廣播〉。本節以廖清吉為第一人稱，自述公學校學童生活及戰爭見聞，輔以左營耆老的口述，自述的文字採用楷體。

5 郭吉清、廖德宗，《左營二戰秘史：震洋特攻隊駐臺始末》，頁 102-144。

6 郭吉清、廖德宗，《左營二戰秘史：震洋特攻隊駐臺始末》，頁 162。

7 林家棟，插畫工作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插畫作品曾獲金鼎獎，亦是《左營二戰秘史：震洋特攻隊駐臺始末》的插畫家。

一、校門口前的宣誓

日本時代，我家在左營庄 1099 番地，左營聚落的五甲，是元帝廟的信仰圈，我的父親廖奎和蓋了五開間大厝，1911 年完工。大厝在左營下路旁，下路兩側有多間雜貨店，小地名叫作「六甲店仔」。日本時代並無道路路名，古厝正廳外側的牆上，釘一個木牌，毛筆字寫「左營庄 1099 番地 廖奎和」，是住址及戶長名字。

我是 1930 年（昭和 9 年）出生，19 年次，5 歲（1935 年）時，開始讀左營公學校的幼稚園，讀了兩年，那時候幼稚園的教室，在舊城國校的崇聖祠，就是在孔子廟內讀幼稚園。接著，7 歲（1937 年）讀公學校初等科，那時候上課均用日文，學校也要求學生用日語交談，因此我的日文說寫流利，放學後與同學間的交談，臺語混著日語，在家裡則講臺語。

那時候學校要求愛國教育，每天早上在進入校門之前，要莊重地用日文宣誓「一生懸命，認真讀書，做個上等的日本人。」⁸再進入校園。每天早上舉行升旗典禮，校長對學生訓話，大家大聲唱〈君之代〉的國歌。

公學校期間的二、三十位老師，僅四位先生（老師）是臺灣人，楊進復、陳大清、林仁和、及張四正，教過我的老師是楊進復與陳大清。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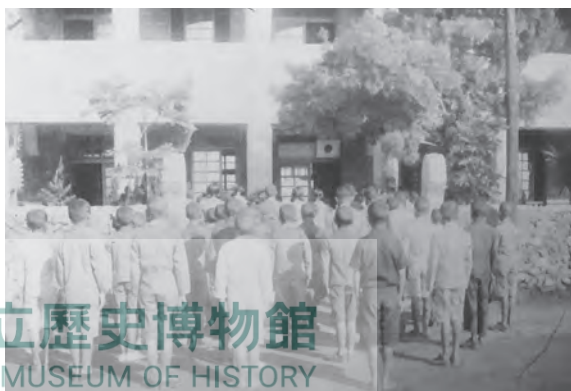


圖 3-1 1937 年左營公學校學生早上進入校門前的宣誓
說明：照片來源為《1937 年左營公學校畢業紀念冊》。



圖 3-2 1944 年左營東國民學校的體操及武道活動
說明：照片來源為《高雄市左營東國民學校第三十六屆畢業冊紀念冊》。

8 日文為「一生懸命勉強して、良い日本人になります。」

有多種課程及體育活動，在操場上練體操、角力比賽等，也有正式農業課程；林仁和教野球（棒球），陳大清教農事種菜及音樂，學校課程也有作過模型的滑翔機。

二、日本偷襲珍珠港後不用學英文了

在公學校四年級（1941年）時候，發生大東亞戰爭，日本人偷襲珍珠港，日本與美國開戰之後，學校的先生（老師）說，以後日本話就是世界的語言了，現在不用學習英文了。所以小學及高等科的課程，並未學習英文。

1943年（昭和18年），我從初等科畢業，五、六年級的導師是陳大清，畢業照的學生胸前，縫一個布條，上面是毛筆字寫上級別及姓名。而當時每一個學生還另有一個小木牌，上面用毛筆字寫姓名、番地、戶長、血型，木牌掛在學生的腰上，那是因應美軍常來空襲，如果學生受傷了，可馬上通知戶長。當時男女分班，我那一屆男生兩班、女生一班，男生戴帽，穿的鞋子是皮鞋或是布鞋（布面、橡膠底），只在下大雨時，家住新庄子及覆鼎金的同學，才會因路面泥濘，赤腳來上學。



圖 3-3 1943 年左營東國民學校畢業照

說明：第三十五屆初等科畢業照，第二排左二為廖清吉，前排左七為導師陳大清，前排左八為校長戶塚記十，背後為二樓磚造建物，一樓是老師辦公室，二樓是學生教室。照片來源為《左營東國民學校第三十五屆畢業生同窗會紀念冊》，廖清吉提供。

三、參拜神社及奉仕作業

公學校四、五年級（1941 年或 1942 年），老師帶領左營公學校的學生遠足，到高雄參拜壽山的高雄神社。那一次是坐火車，師生們先從學校走到舊城驛，坐上火車，在大港埔的火車站下車，那時高雄火車站剛蓋好不久，⁹ 設備新穎、很氣派。老師帶領學生從高雄火車站開始走路，大港埔道路很寬敞，¹⁰ 路旁還是稻田，沒什麼房子，經過了愛河的大橋，來到壽山的山下，當時路上行人很少，單程走到壽山約一個多小時。接著爬上壽山的階梯及步道，到了高雄神社，由老師帶領學生進行參拜儀式，鞠躬、拍手兩次，再原路走回到火車站，搭火車回到左營。那一次純是參拜神社的遠足行程，沒去別的地方，同學們一起到高雄市區參觀，一切很新奇，走路不覺得累，午餐是師生自帶便當。

公學校五、六年級時（1942 至 1943 年），學校多次安排奉仕作業（義務勞動），老師帶領全班男生帶著鐮刀，從學校走路去海軍病院附近的軍區裡面，進行營區內路旁及空地的割草服務，¹¹ 忙完之後，海軍的軍官會來發給每個學生一瓶牛奶及一塊麵包，當作午餐，那是第一次喝到牛奶，感覺很美味。奉仕作業去了很多次，也對當時的海軍產生好感。

四、小龜山種蓖麻

公學校五、六年級（1942-1943 年）時，左營公學校在靠近蓮池潭的小龜山，負責照顧一片蓖麻園。每週有一、兩個下午，先生（老師）會帶公學校的男學生，帶水桶到小龜山，取蓮池潭的潭水，澆灌山上的蓖麻園。那時候小龜山周圍還有城牆，因此學生用鐵製水桶從潭邊取水後，從今勝利路路口爬上小龜山，小龜山上面並沒有高大樹木，全是種蓖麻，蓖麻的葉子很大，長大之後，有一個人高。放假時，學生會自動從家裡走路到小龜山，去澆灌分配照顧的蓖麻。

9 位於大港埔的高雄車站（帝冠式建築），於 1941 年 6 月完工啟用。

10 當時高雄火車站前的新闢道路，稱為昭和通。

11 日本時代的海軍病院，現為左營軍校路的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原海軍總醫院）。



圖 3-4 小龜山種蓖麻

說明：二戰期間，左營公學校師生在小龜山種蓖麻。蓖麻子採收後，可做成飛機的潤滑油。

故事及構圖：廖德宗；插畫繪製：林家棟。

先生說蓖麻子可製造飛機用的潤滑油，那時候學生還要採收蓖麻子，經過曬乾，再由學校轉交給軍方。我常想，這麼少的蓖麻子如何製油呢？現在雖已知道蓖麻子可作潤滑油，當時或許僅是愛國教育而已。後來 1944 年，美軍持續轟炸左營，學校全面停課，就不知蓖麻園狀況了。光復之後，¹² 那個種滿蓖麻的山頂，建造了永清塔，後來永清塔也拆了。

那時候，在小龜山的潭底（蓮池潭）取水地方，還有一個稱為「槍臺仔」的建物，是磚造的，建物上方有槍孔，那是水利組合的人在監看是否有人偷抓魚，在戰爭之前就已蓋好了，並不是軍事設施。在戰爭期間，日本人在大龜山上面建砲臺，大龜山是禁止民眾上去的。光復之初，上面沒有駐軍，我與同伴好奇一起爬上大龜山，那時僅看到砲臺，沒看到高射砲，砲可能先被移走了。

12 「光復」及「日本時代」均為廖清吉口述的用語。

2020 年 3 月筆者訪談中外餅鋪的余榮欽先生（1933 年生），他先看了小龜山種蓖麻的插畫，再回憶他小時候去半屏山種蓖麻的情形：

就讀公學校時，我那一屆從四年級開始（1943 年），早上在教室上課，下午要去種蓖麻，被分配種蓖麻（余先生稱作麻仔）的地方在半屏山，當時從舊城國校走路到半屏山，對小學生來說，實在是路途遙遠，要走到雙頭崎，經過墓仔埔，才到種蓖麻的地方。老師對於種蓖麻這件事，要求很嚴格，每個學生要負責照顧十幾株蓖麻，放假時也要自己走路去澆水，若蓖麻長不好，學生會被敲頭、處分，種蓖麻對我是件不愉快的回憶。¹³



圖 3-5 日治時期舊城遠眺半屏山

說明：小龜山靠蓮池潭邊，有一個水利組合的建物，左營耆老稱那個建物為槍臺仔。

圖像來源：日本繪葉書，年代不詳，作者不詳，〈高雄廟宇名勝系列明信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03.008.152-3。

五、半屏山挑水建砲臺

1944 年冬天，日本人要做半屏山南邊的砲臺，當時臺灣人工頭在找工人，我那時候是高等科第二年，因美軍轟炸、學校停課，無事可做，就與我的兄長廖順天，一起去作挑水工作。被分配的工作，從現在哈囉市場的蓮池潭邊取水，水桶是做味噌的大木桶，兩人取水後，合挑一桶水，走一條山路，往上爬到半屏山的山腰，將水倒進一個水池，再走下山至潭邊繼續取水，一趟路途約 30、40 分鐘。當時，半屏山南邊已先開一條山路，可從山下走到半屏山南邊的山頂，山路旁有防空壕可躲。那條山路可行牛車，臺灣工頭也僱用左營人駕駛牛車，

¹³ 余榮欽先生（1933 年生）口述紀錄，廖德宗 2020 年 3 月 15 日於蓮潭路中外餅鋪訪談記錄。余榮欽就讀公學校，住左營埤仔頭，1946 年公學校初等科畢業，高雄中學畢業，曾任舊城國小教師，為左營中外餅鋪創辦人。



圖 3-6 半屏山挑水建砲臺

說明：二戰期間，廖家兄弟用木桶從蓮池潭取水，合力挑上半屏山，供日軍建造南砲臺。

故事及構圖：廖德宗；插畫繪製：林家棟。

將建材從山下運到山上，有水泥、石頭、沙子、鋼筋等，因為水泥包實在太重，人力無法搬運上山。我倆挑水是給山上的工人攪拌水泥用的，當時我僅看到土木工程的施作及搬運過程，不清楚砲臺最後完工的結構。那個砲臺不是在最山頂，而是在山腰，是「挖磅空（隧道）作砲臺」，砲口面對左營軍港的警備府方向，是防守軍港的。當時在半屏山上的日本監工，是穿陸軍軍服的日本人，不是海軍的人，而工人大多是臺灣人。

那次臨時性的半屏山挑水工作，僅做了數星期，不到一個月，有領工資，不是無錢的奉仕工，不記得實際工資一天幾元。我那時 14 歲，領大人工資，一天工資可買 8 顆粽子。戰爭時間，成年人超過一定年紀，就會被徵召作一百天的奉仕工，管吃管住，但沒有工資，都是做軍方的工程。我的兄長，被徵召作了一百天的奉仕工，去屏東做機場工程，並不在左營，而那次半屏山挑水工作，

兩人是自願、有工資的。戰爭期間，也有左營人在警備府施設部上班，都是作工友或是送貨的工作，不是軍職。當時左營軍港的工程，也徵召大批奉仕工，但多是外地來的人，不是左營在地人。

六、疏開及防空壕

在美軍密集轟炸左營的時候，左營人大多疏開至燕巢方向的山區，我因三姊嫁到楠仔坑（楠梓）的土庫，夫家的三合院有多出來的房間，因此廖家付錢請鄰居駕牛車，全家坐牛車從左營疏開至土庫。當時，食物採配給制，以戶口名簿的人頭來配給米、肉、油，因此我們疏開去土庫，要攜帶配給的米，及煮飯的鍋子，否則會無飯可吃，親戚也幫不上忙，他們的食物也是配給的。我家疏開去土庫，住得不習慣，幾天之後就回到左營，在空襲的時候，就躲進古厝後方的防空壕內。防空壕是自家挖的，當時有規定，按家裡的人數，來挖防空壕，還要接受檢查。我家在古厝後方的泥土地下方，挖一個大洞，上面鋪木板，有空襲警報時，全家躲進防空壕內，採坐姿，頭頂上是木板。一般住家的防空壕不牢固，當時如果炸彈直接落在防空壕，一定完了，所幸美軍的炸彈，並未落在聚落內。

2019年筆者訪談五甲巷郭家古厝的琴嬭（1925年生），她回憶二戰期間的疏開情形：

日本時代，空襲時候，左營人大都疏開去燕巢的山區，要先去燕巢找地，蓋好可居住的寮仔，再坐牛車疏開去燕巢。那時候，郭家已先去左營人曾胡在燕巢的地，¹⁴搭了一間房子，但是我剛生完第一胎，大漢囡是文義，無法度跟郭家的人疏開去燕巢，阮大家（婆婆）就去大廟（元帝廟）拜拜，請教神明，上帝爺公（玄天上帝）有指示，阮郭家可以不用疏開，祂會保佑我們，所以郭家就決定全部不疏開，住在原地，看著厝邊（鄰居）一批一批疏開。但是後來，沒有疏開的人沒代誌，鄰居從燕巢疏開回來之後，大都生病，聽說是喝的水不

14 曾胡是左營仕紳，戰後創辦左營大戲院。

乾淨。實在感謝上帝爺公的保庇。¹⁵

七、美軍戰鬥機掃射廖家古厝



圖 3-7 美軍戰鬥機飛過廖家古厝

說明：二戰期間 1945 年，美軍密集轟炸左營軍港及第六海軍燃料廠，數架雙機腹的 P-38 戰鬥機低空飛過古厝屋頂。

故事及構圖：廖德宗；插畫繪製：林家棟。

1944 年美軍轟炸左營之前，我已從國校畢業，就讀高等科第二年，但美軍密集轟炸之後，第二年幾乎沒上課，閒在家裡。轟炸左營的美軍飛機是 B-29，當時報紙有報導，後來美軍轟炸左營，時間變得有規律，準時早上 9 點鐘，飛機從左營軍港的方向飛過來，美軍轟炸的目標是軍港及燃料廠，雖然不會轟炸左營聚落，戰鬥機卻往聚落下方掃射，我親眼在田裡見過美軍戰鬥機掃射田裡工作的人，所以農民無法去田裡工作了。我小時候常想，農民無法種田了，家

15 郭黃居娘（1925 年生），先生為左營五甲巷郭家第三代的郭琴，鄰居稱她為琴孀，為郭家古厝的媳婦。廖德宗 2017 年 10 月訪談，地點在琴孀的左營五甲巷住家。

裡配給的米，是從哪裡來？

曾經有一天早上（大概 1945 年），我在屋內，聽到屋外大聲的機械吵雜聲，從家裡房間出來一探，一抬頭看天空，就看到數架雙肚的戰鬥機（註：P-38 閃電式戰鬥機），從家裡屋頂的上空飛過，引擎很大聲，還目視到飛機上面的美國仔飛行員，嚇了一大跳，馬上躲回屋內，那次過了好一段時間，警報聲才響起。我家古厝在五甲巷（註：店仔頂街 110 巷）旁紅磚的山牆，上面還有飛機掃射的彈痕，由於當時左營地區的轟炸、掃射次數很頻繁，因此並不清楚是哪一個時間被美軍戰鬥機掃射的。

筆者訪談住左營的林燕得先生（1920 年生）美軍轟炸情形，他 1932 年左營公學校畢業後，考上臺南的商業學校，讀四年，後來進入高雄州廳擔任州雇的職務，做過經濟統計課、國民動員課、商工水產課的工作，每天從左營騎腳踏車到高雄川（愛河）旁的州廳上班。林燕得敘述，1944 年 10 月那次高雄大轟炸，美軍以 B29 飛機轟炸岡山機場及左營軍港，炸彈掉落在左營廟後，造成很大的傷害。那時左營居民都躲在自家防空洞內，當時一顆 500 磅炸彈落在燕得先生家附近（左營大路 153 號西側的住家），住家的門都被炸歪了，差點打不開，住家毀於一旦，幾成平地，另外，一顆炸彈落在左營大路舊城派出所的後面，共死了十幾個人。當時，燕得先生因家裡遭炸彈炸毀，因此未能再到州廳上班。¹⁶

舊城國小退休的吳登波



圖 3-8 1945 年 10 月 16 日美軍 B29 飛機轟炸左營軍港

說明：航拍來源為中央研究院之美國空軍歷史研究部（AFHRA）徵集成果，網址：http://webgis.sinica.edu.tw/map_berkeley/，廖德宗套圖。

16 林燕得先生（1920 年生）訪談資料，訪談時間：2017 年 9 月 29 日，地點：林燕得左營自宅，訪談人：郭吉清；記錄：廖德宗。林燕得在日治時期曾擔任高雄州廳的州雇職務，戰後曾擔任左營區公所秘書，之後從商。本文撰寫期間，林老先生仍每天到公園散步，並接受文史訪談。

老師（1928 年生）也述說美軍轟炸的經歷，戰爭期間，吳登波已從左營公學校畢業，就讀高雄工業學校（位於建工路，現為高雄高工），那時候他住在學校宿舍。吳老師回憶，在工業學校二年級下學期（1943 年）時擔任學生兵，主要任務在校舍執行航空觀察，每天觀察美軍飛機飛到上空的數量及時間，平常睡在草包上，跳蚤很多。有一次營養不良，腳腫嚴重，父親吳香（在左營開碾米廠）特別從左營用米磨粉，炒成米麩，像麵茶的食物，要帶到工業學校給他吃，父子兩人在路途上看到對方時，突然遇到美軍空襲，兩人都跳到田裡躲避，起來時全身泥濘不堪，但躲過一劫。吳老師對二戰轟炸情節，依然印象深刻，並對父親感激及不捨。¹⁷

八、戰爭期間左營地區的軍人

戰爭結束前，我已經 15 歲了，在左營見到的軍人，絕大部分是海軍，海軍官兵放假時，到左營街上消費，人數很多，路上常見到海軍的軍車，也見過在海兵團新兵訓練的部隊，一大清早從軍校路海軍病院的大門，集體跑步出來，從軍校路繞到軍路（左營大路），再由南站的軍區大門，跑進去軍區。當時左營也有陸軍，數量不多，海軍與陸軍的軍服、軍帽不一樣，一看就能分辨。

日本海軍在左營有固定的營區，住在海軍軍區內，陸軍則要借用小學的教室。戰爭期間，舊城國



圖 3-9 1945 年 2 月美軍航拍的左營公學校

說明：圓圈為廖清吉回憶陸軍借住公學校的教室位置，航拍圖由中研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專題中心提供，廖德宗標示。

17 吳登波（1928 年生）訪談資料，訪談時間：2020 年 6 月 16 日，地點：吳登波右昌自宅，訪談人：洪親慧；記錄：廖德宗。吳登波為左營公學校、高雄工業學校、屏東師專畢業，為舊城國小退休教師，也是筆者就讀舊城國小五、六年級的導師。

校曾進駐了一批日本陸軍步兵，幾十個人，借用教室當作兵舍，伙食兵在校園煮飯，步兵部隊一批人移進來，住了幾個月，移出去，再進來另一批。陸軍所借用的校室，在校區的西南側，圍牆外就是校長宿舍，在校園見到部隊的軍品，有步槍，也有軍車。

當時陸軍在校園內養了幾批馬匹，馬匹綁在榕樹的樹幹，學生感到很新奇，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馬。那時候由左營居民每天去附近割馬草，給馬匹食用。在校園內的日本兵很守規矩，不會帶給學校不方便，或影響教學活動，學生也敬愛日本兵，尊稱「へいたいさん」（音 Ei-Dai-San），¹⁸ 日本兵會主動拿餅乾給學生吃。當時年紀尚小，不清楚陸軍借住學校是何種任務，覺得校園內有軍隊進駐，多一份安全感。

日本時代，左營還有一個憲兵隊，營舍在左營南站附近，現在的左營大路臺灣銀行旁邊，¹⁹ 舊營舍的咾咕石牆還存在，但憲兵人數不多。憲兵的制服有一個臂章，寫著「憲兵」兩字，非常醒目。當時憲兵隊的權勢，比警察還要大，軍隊、警察都要聽憲兵隊的指揮。在憲兵隊的營區裡面，有馬廄養馬，我曾經在左營的街上，看過騎著馬的憲兵，僅一、兩次。

九、公學校學生去日本修飛機

戰爭期間，大概小學六年級（1943 年），學校徵求畢業生自願到日本工作的機會，說是修飛機或在工廠工作，左營公學校陸續約有 20 位學生自願去日本工作，當時學生並不清楚工作內容，應是出於好奇，及有薪水可領，而自願去日本。我當時也有興趣，但父母不同意而作罷。戰後大部分的學生均有回來左營，我的好友黃溪木（1927 年生）住五甲巷，是郭家古厝上方的黃家，小學畢業自願去日本修飛機，待在日本兩、三年，家裡的人很擔心，戰後一段時間，才坐船回到左營。後來，黃溪木與我都在煉油廠上班，他是機械專長，負責維

18 廖清吉解釋，日文兵隊（へいたい）稱作嘿帶（音 Ei-Dai），へいたいさん（音 Ei-Dai-San）是日文對阿兵哥的尊稱。

19 日治時期的左營憲兵隊之隊址，位於左營區介壽路 9 號，現為海軍營運中心，左營海軍基地中正門的對面。

修機器，我是一般專長，在營業處做賣油、管加油站的工作；也有一位小學同學去日本修飛機，後來改日本姓，娶日本老婆，留在日本作養珍珠的工作。民國八十幾年的舊城國校同學會，大家見過面。

十、戰爭期間的左營電力

日本時代，左營的商家及住家均可申請用電，電力線拉到住家，我從小家裡就有電燈，大厝的門楣釘有一個電番的牌子，街上也有路燈。但當時的電力不足，因此用電區分為日電及夜電，作生意的商家可申請日電及夜電，像是理髮廳、洗衣店等，而住家僅能申請夜電，家裡的電器有電風扇、收音機、及電熨斗，夜電時間好像是晚上7點到早上6點。

美軍轟炸期間，左營的住家還是有電可用，僅被要求晚上房間開燈時，必須用黑布遮住窗戶，不能讓光線透出去。舊城派出所及防護團的人，每晚都會出來檢查，我的兄長也參加防護團，一般家庭都會配合，誰也不願成為被轟炸的對象。

當時左營庄的電力散宿所，是在埤仔頭的街上，城隍廟對面，相當於電力公司的服務所。²⁰當要收電費時，電力株式會社散宿所的員工（臺灣人），白天到家裡來收費，會留下一張收據；當遇到斷電，民眾去服務所通報，服務所派人來修理。轟炸期間，有時家裡會斷電，



圖 3-10 廖家古厝的電氣番號牌

說明：左營廖家古厝正廳門楣上的電氣番號牌，標示 74 電番。廖德宗 2020 年 8 月拍攝。

²⁰ 左營庄電力散宿所的全名，為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舊城散宿所，位於埤仔頭街，駐有專業電氣技術人員，做配電線路及用電設備的維修。名稱參考杉浦和作編，《高雄州商工名人錄》（臺北：臺灣實業興信所，1929）。

但過幾天就會修護好，因此均有電力供應。

十一、玉音放送——聆聽天皇廣播

日本時代，左營地區有十幾個保，我家的左營庄五甲為第十保，保正是黃查某，他是興隆戲院的老闆，黃查某比我父親廖奎和年紀小，尊稱查某叔仔，黃查某的兒子黃進發，偏名「丁仔」，光復後當過左營區長。²¹ 保正家中有一臺收音機，早上固定時間放送健身操廣播，要求庄民一起來強身，我有時會與同年玩伴，去保正家的門口庭作健身操，從左營下路走五甲巷，轉彎經過聖公



圖 3-11 玉音放送——聆聽天皇廣播（黃查某古厝）

說明：1945 年 8 月 15 日，左營庄第十保的庄民，在黃查某古厝的庭院，聆聽玉音放送。古厝畫面參考曾光正編著，《左營歷史照片暨古文書》（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4）。原始照片由黃志修先生提供。

故事及構圖：廖德宗；插畫繪製：林家棟。

21 經查 1942 年 1 月 1 日《高雄新報》第五版，黃進發是 1942 年左營庄第十保的保正，繼任其父親黃查某為第十保保正，研判黃進發也是 1945 年的左營庄第十保保正。

仔小廟，一下子就到黃查某大厝。在戰爭結束之前，高等科已結業，高等科第二年幾乎沒上課，但在結業時，仍從鳥丸校長手上，領到高等科的畢業證書。

記得 1945 年 8 月 15 日那一天，美軍已經不來轟炸了，左營庄第十保的保正，通知第十保懂日文的庄民，要來保正家聽重要廣播，我從五甲巷走到保正家，現場約 30 人，保正將收音機移出戶外，才知道是天皇的廣播，大人及小孩就馬上跪在保正家的門口庭，聽天皇的講話。雖然收音機有點雜音，還是聽得懂天皇的談話內容，意思是說日本戰敗了，大家不要抵抗。當時庄民跪在地上的心情，是傷心及震驚，有人痛哭，認為我們是神國，怎麼會被打敗。聽完廣播及激動之後，不知如何是好，回家心情仍無法平復，心想著以後的日子。由於受日本教育及宣傳，當時認為日本會打贏戰爭，最後被打敗是意想不到；另外震驚的是，日本天皇居然會講話，是人不是神，對受日本教育的小學生來說，是很大的震撼。

十二、戰後生活與古厝現況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光復之後，日本人與學校的老師全遣返日本了，第六燃料廠重新啟用，改稱高雄煉油廠。當時煉油廠需要很多工員，左營地區只要小學畢業者，均可進入煉油廠上班，不用面試或考試。我 17 歲（1947 年）就進入煉油廠上班了，最先在總務課做行政及採購的工作，從家裡騎腳踏車到後勁的煉油廠辦公室上班。上班前幾年，煉油廠裡很多上海人，公司也安排員工的國文課程，練習寫國字、說國語，很快就習慣了。在煉油廠作了短暫幾年，我調派



圖 3-12 活化後的左營下路廖家古厝

說明：廖德宗 2020 年 4 月拍攝。

到鹽埕區大禮街的營業處，負責油品的業務工作，剛開始是騎腳踏車到鹽埕埔上班，後來公司鼓勵員工分期付款買 50CC 摩托車，才改騎摩托車。1955 年，左營下路廖家古厝的南邊伸手矮房子，原是放木柴的柴房，被颱風吹垮了，於是我請工匠改建為透天店面，先承租給李源棧市議員作醫院，租了兩年多，孩子增加了，就作住宅使用。1959 年，我在中油業務處上班時，被徵調兩年的陸軍，先受士官訓，八二三砲戰期間，部隊曾移防到金門，都在作工事及躲砲彈，非常緊張，所幸一切平安，部隊再移防臺北。退伍後，回到原來的營業處繼續上班，之後外調至屏東市區的加油站，當站長多年，再回業務課，直到 60 歲退休，在中油工作了 43 年。在 1974 年，全家從左營遷到新興區，以方便工作及就學，左營古厝出租給鄰居，現在古厝還保留著，已作修繕及活化，出租為杏仁茶賣店。

肆、歷史現場踏查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在進行訪談時，筆者同時進行歷史現場踏查，印證耆老記憶，概要敘明如下。

一、廖家古厝的飛機彈孔

二戰期間，高雄地區長輩大多見過美軍轟炸機及戰鬥機，長輩均說美軍轟炸機是 B-29，是因當時報紙有報導。實際上，美軍 B-29 轟炸機僅在 1944 年 10 月轟炸過高雄地區（岡山、左營及高雄港），而轟炸左營最多架次的是 B-24 轟炸機；而從航空母艦出發攻擊者，有 SB2C、TBM、F6F 飛機等，護衛轟炸機的美軍戰鬥機，則有 P-38、P-47、P-51、P-61 等機種，²² 長者尤其對雙機腹（或稱雙肚）戰鬥機，印象深刻，筆者在左營、鳳山、鳥松訪談，長者均有雙機腹戰鬥機掃射地面的記憶。二戰期間，美軍僅有一款雙機腹戰鬥機，即 P-38 閃電式戰鬥機，為單人座戰鬥機，機頭與機腹共配備四挺五零機槍，可射

22 張維斌，〈空襲福爾摩沙：二戰盟軍飛機攻擊台灣紀實〉（臺北：前衛，2015）。



圖 4-1 二戰期間的 P-38 閃電式戰鬥機

照片來源：維基百科，〈Lockheed P-38 Lightning〉。資料檢索日期：2016 年 3 月。網址：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ckheed_P-38_Lightning。



圖 4-2 左營廖家古厝山牆上的機槍彈孔

照片來源：古厝山牆上約 20 個彈孔，彈痕點略呈圓弧狀，研判是 1945 年 P-38 閃電式戰鬥機掃射，廖德宗 2019 年拍攝。

擊飛機及往下掃射。²³

左營下路廖家古厝的山牆面磚上，尚留下約 20 個彈孔，由空中往下掃射所造成，彈痕點略呈圓弧狀，研判戰鬥機飛行及掃射方向是由蓮池潭往軍港方向，推測是 P-38 閃電式戰鬥機的五零機槍所掃射，掃射的時間不詳。此外，左營大路三樓冰茶室的南側牆面，也留下約 50 個彈孔，研判掃射方向則為軍港往蓮池潭方向。

二、半屏山的砲臺

二戰期間，日本海軍在壽山及左營地區興建砲臺，以防禦美軍攻擊與登陸。高雄海軍警備隊戰時日誌紀錄，1944 年 10 月，日軍在半屏山的北邊及南邊，開始興建兩座平射砲臺，1944 年 12 月，半屏山北平射砲臺部分工事先行完工，到了 1945 年 2 月兩座平射砲臺的工事及兵器才全部完備，戰時日誌附有砲臺位置圖。半屏山南平射砲臺（稻生隊）配置五十口徑三年式十二點七厘米聯裝砲 1 座，北平射砲臺（百瀨隊）配置五十口徑四一式十五厘米砲 2 門，是日本海軍的中口徑艦載砲，因艦艇受美軍攻擊後，拆解艦上砲座至陸地，成為防空砲臺的大砲，兩座砲臺也配置各式機槍及輕機槍。²⁴

23 參考自維基百科，〈Lockheed P-38 Lightning〉。資料檢索日期：2016 年 3 月。網址：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ckheed_P-38_Lightning。

24 日本公文書館亞細亞資料中心，〈昭和 19 年 4 月 20 日 - 昭和 20 年 4 月 21 日 高雄海軍警備隊戰時日誌戰鬪詳報〉。網址：<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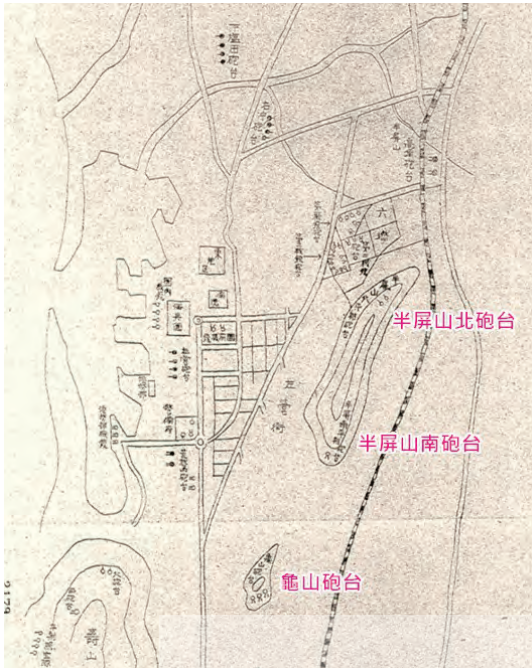


圖 4-3 1945 年 1 月高雄海軍警備隊防空砲臺位置圖
說明：地圖來源為高雄海軍警備隊戰時日誌戰鬥詳報日本公文書館亞細亞資料中心《昭和 19 年 4 月 20 日 - 昭和 20 年 4 月 21 日 高雄海軍警備隊戰時日誌戰鬥詳報》。網址：<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



圖 4-4 二戰期間日軍建造的半屏山砲臺遺跡
說明：上圖為半屏山南砲臺殘跡，在翠華路登山步道入口旁；下圖為半屏山北砲臺，可登山探訪。廖德宗 2018 年 7 月拍攝。

半屏山的北砲臺與南砲臺均是上、中、下三層的結構，北砲臺尚保存良好，可登山探訪。而南砲臺的中層與下層設施，因水泥廠炸山採礦而消失，現於翠華路登山口步道旁，尚留一個南砲臺最上層掉落山邊的砲臺碉堡，此為半屏山南砲臺的殘跡，²⁵ 也是廖清吉口述挑水建砲臺場景的僅剩殘跡。南、北兩座砲臺雖是日軍建造，實際施工是左營在地人。

三、小龜山與勝利路

清代時期，左營的大、小龜山，相連一起，外觀像一隻烏龜，小龜山是頭部，大龜山是身體，風水傳說是一隻神龜，在蓮池潭喝水。1900 年，臺南至打狗的鐵路通車，設

25 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半屏山日治時期戰備設施先期調查計畫期末報告〉（內政部營建署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委託，未出版，2018 年 12 月），頁 52-67。

立舊城驛（火車站），日治後期，才開闢舊城驛至左營的道路（今勝利路），貫穿龜山頭部及身體的頸部。²⁶

左營耆老林燕得先生（1920 年生）回憶，日本時代，勝利路的開闢時間，約是 1936 年。他從左營公學校畢業後，1932 年就讀臺南的商業學校，剛開始通學時，從左營大路家裡，走小龜山沿著蓮池潭小路至舊城火車站，小路山邊有一間小土地公廟。在 15 或 16 歲時，還就讀臺南商業學校，約 1936 年才開闢勝利路，而在未開路之前，舊城的城牆壁已有一個城牆缺口，他越過那個城牆缺口，到舊城火車站。勝利路開闢之後，對他通學的路線，就方便多了，改騎腳踏車到火車站。可是早期水土保持做得不好，下雨時，龜山頸部兩百公尺路段，泥濘不堪，他通學騎腳踏車經過時，雙腳陷於泥巴路，花一個小時才通過，後來才改善。²⁷

關於勝利路開闢年代約是 1936 年的口述歷史，筆者調閱楠梓地政事務所保存的日治時期地籍圖及土地登記簿，

經查左營龜山原是一塊完整且相連的林地，地號為 96。

土地登記資料顯示，龜山在 1936 年 8 月 17 日第一次分割，分出 96-1 及 96-2，作為旱地，所有權為國庫。而為了開闢勝利路，從 96 地號分割出 96-6，作為道路用地，可惜 96-6 的登記資料遺失，查不到分割時間。但仍可推論勝利路兩側的土地，應在



圖 4-5 左營小龜山的山頂平臺

說明：山頂於二戰時期種滿蓖麻，戰後建造永清塔，現為景觀平臺，附近已不見蓖麻。廖德宗 2020 年 5 月拍攝。

26 日治時期的道路並無路名，查閱 1946 年〈台灣省高雄市街道改換名整理一覽表〉，記載舊誠驛至左營的道路，取新名為興隆路。資料來源：邱麟翔，《戰後老高雄市區路街巷命名系統與發展特性》（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17），頁 109。後來，海軍 1950 年將龜山東側的日軍工作部宿舍，改為勝利新村，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再拓寬聯外道路，改名勝利路。

27 林燕得先生（1920 年生）訪談資料，訪談時間：2017 年 9 月 29 日，地點：林燕得自宅，訪談人：郭吉清，記錄：廖德宗。

1936 年 8 月之後或同時作分割，可呼應開闢年代是 1936 年的可靠度。

二戰期間因大龜山可俯瞰左營軍港，被劃成軍事管制區，小龜山則不受管制。從耆老記憶，約 1941 年，小龜山被指定為左營公學校師生種植蓖麻場地，整個小山頭種滿蓖麻，學生假日時，還會自己來澆水。戰後 1956 年，小龜山建造永清塔，紀念海軍總司令桂永清，1996 年永清塔因年久失修而拆除。小龜山的山頂，現為一個景觀平臺，已無二戰時期的蓖麻。2011 年龜山被劃入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市府文化局正推動見城計畫，左營人也提議以自然環保方式，設立連接小龜山與大龜山的橋梁，以恢復龜山的風水。

伍、結語

從本文的口述歷史，瞭解到日治時期公學校課程的多元化，在大東亞戰爭（二次大戰）期間，公學校強化愛國教育，目的在從淺移默化中，培養或鼓勵臺灣學生成為前線征戰的軍人。筆者於 2014 年至 2020 年的訪談，耆老尚能清楚描述左營地區的轟炸及掃射情節，畢竟那是生死交關的一刻，永久不會忘記；半屏山及龜山的軍事設施，也是長輩的共同記憶。有幸，戰爭已經過去，口述歷史可補充文獻不足，也增加後代對歷史的瞭解，及政治觀察的智慧。

二戰期間，左營地區因興建軍港，大批日本海軍、工程營造商及外地人來到左營，人口快速擴增，在地富庶的農業家庭也逐漸重視教育，因此左營公學校的學生數目增加，教室明顯不足，一個班級學生數量達到 80 人，比起現在小班制 30 人，難以想像當時師生的壓力。而在戰後，公學校畢業的學生，承受生活重擔，重新練習寫國字、說國語，很快習慣新的工作及生活方式。

此外，1945 年 8 月 15 日，左營庄第十保的保正召集庄民，大家跪在保正家門口庭，聆聽天皇廣播的情節，是重要歷史事件的場景。黃查某古厝雖已於 2007 年拆除，藉由日治的古厝老照片，及廖清吉口述歷史，終能以插畫方式，重現重要歷史場景，而這個場景也成為左營文史故事的一部分。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郭吉清、廖德宗（2018），《左營二戰秘史：震洋特攻隊駐臺始末》。臺北：遠足文化。
- 張維斌（2015），《空襲福爾摩沙：二戰盟軍飛機攻擊台灣紀實》。臺北：前衛。
- 劉鳳翰（1997），《日軍在臺灣：1895-1945 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臺北：國史館。
- 曾光正編著（2004），《左營歷史照片暨古文書》。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 杉浦和作編（1929），《高雄州商工名人錄》。臺北：臺灣實業興信所。

二、期刊、論文及報告書

- 邱麟翔（2017），〈戰後老高雄市區路街巷命名系統與發展特性〉。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 徐輝閔（2012），〈日治時期舊城公學校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2018），〈半屏山日治時期戰備設施先期調查計畫期末報告〉。內政部營建署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委託案，未出版。
- 廖德宗、郭吉清（2014），〈左營舊城的日軍震洋隊神社及遺址踏查〉，《高雄文獻》，4（3），頁 101-138。

三、文獻檔案

- 日本文書館亞細亞資料中心，〈昭和 19 年 4 月 20 日 - 昭和 20 年 4 月 21 日 高雄海軍警備隊戰時日誌戰鬪詳報〉，網址 <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
- 中央研究院之美國空軍歷史研究部（AFHRA）徵集成果，網址：http://gis.ichss.sinica.edu.tw/GIArchive/?page_id=438。
- 《1937 年左營公學校畢業紀念冊》，廖清吉收藏及提供。
- 《高雄市左營東國民學校第三十六屆畢業冊紀念冊》，舊城國小收藏及提供。
- 《左營東國民學校第三十五屆畢業生同窗會紀念冊》，舊城國小收藏及提供。
- 《高雄新報》（1942 年 1 月 1 日），第五版。

四、網路資源

- 徐如宜（2020 年 4 月 2 日），〈聽耆老說故事 左營歷史成畫掛老牆〉，《聯合新聞網》。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7322/4486991>。
- 維基百科，〈Lockheed P-38 Lightning〉。資料索引日期：2016 年 3 月。網址：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ckheed_P-38_Lightning。